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2017—2018年收錄集刊

虞萬里 主編

# 經濟學文獻 研究集刊

第十八輯



# 十八輯目錄

鬻簋銘文與西周諸侯國的財政來源 .....	王進鋒/1
《四民月令校注》獻疑十則 .....	張曉蕾/13
“司南之酌”辯證及“北斗說”證誤 .....	聞人軍/20
庾蔚之禮學研究 .....	張 帥/37
新出北朝墓誌釋錄舉正 .....	梁春勝/52
從決策到執行：隋代尚書省性質的轉變 .....	劉 嘯/79
論顏師古《漢書注》與《急就篇注》釋義之異同 .....	潘銘基/97
《集韻》審音標準的發現及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	張渭毅/117
宋《中興國史藝文志》經部易類復原 .....	谷繼明/133
北宋宮廷“曲宴禮”考辨 .....	劉 薇/150
《明經世文編》之編纂及其價值 .....	虞萬里/166
秦蕙田《五禮通考》探論 .....	潘 斌/228
清段玉裁、顧廣圻相爭始末 .....	侯 婕/242
孔廣林與清代鄭學輯佚	
——以《通德遺書所見錄》為中心 .....	林存陽 李文昌/252
試論陳黻宸對馬叙倫青年時代的影響 .....	李春曉/270
論古史辨派易學之後的易學開展 .....	楊自平/283
《禮記鄭注彙校》序 .....	劉曉東/300
郭店竹書《性自命出》上篇約注 .....	林志鵬/301
韓國歷代《千字文》版本及其價值 .....	王 平 安晟秀/316



# 《集韻》審音標準的發現及其 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張渭毅

[摘要] 本文回顧了作者二十年前發現《集韻》審音的雙重語音標準的過程，總結了《集韻》的研究方和心得，多方面論證了《集韻》依照雙重語音標準折合異讀的具體表現及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揭示了《韻》按時音標準審音的局限性，明確指出《集韻》不屬於《切韻》系韻書。

[關鍵詞] 《集韻》；審音標準；異讀字；《切韻》系韻書；《集韻》系韻書

[作者簡介] 張渭毅，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 一、《集韻》的雙重語音標準是怎樣發現的？

《集韻》在《廣韻》的基礎上增訂而成，沿襲了《廣韻》的音韻辨類系統。因此，對於《集韻》系性質的認識，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頗有影響的看法：《集韻》跟《切韻》《唐韻》《廣韻》同屬《切韻》系韻書，《廣韻》音系就是《切韻》音系，《集韻》音系就是《廣韻》音系。《廣韻》音系是《韻》音系，這個結論經前輩學者多角度論證，毋庸置疑。但是，《集韻》音系是否就是《廣韻》系，或者《集韻》是否屬於《切韻》系韻書，學界一直有分歧。問題的關鍵在於，《集韻》跟《廣韻》或者《切韻》是否屬於同一個音系，《集韻》在收錄字音時是否遵循同一個《廣韻》（《切韻》）語標準。中國音韻學史上，對於先後出現的、收字上（包括字形、字義和音義結合關係諸方面）傳承關係的兩部或多部韻書來說，就語音系統的傳承關係而言，有三種情況：

- (1) 前後韻書之間，審音標準一致，語音系統沒有變化，音系上有完全的繼承關係；
- (2) 前後韻書之間，審音標準不同，語音系統有不完全的繼承關係，既有繼承，又有革新調整，音系不完全相同；

---

\* 本文得到 2013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朝兩代篇韻及其相關辭書的綜合比較研究”（13BY10）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於‘散點多綫’漢語語音史觀的漢語音韻史研究”（15WYB041）的資助。

(3) 前後韻書之間，審音標準不同，語音系統沒有繼承關係，音系不同。

《切韻》《唐韻》和《廣韻》屬於第一種情況，審音辨類的語音標準相同，音系上具有完全的繼承關係，具體表現是：不僅在收字上有傳承關係，遵循相同的語音標準，音系上也有完全的繼承關係。因此，可以說，《切韻》《唐韻》《廣韻》就是《切韻》系韻書。

《廣韻》和《集韻》的關係，屬於第二種情況。

就收字而言，《廣韻》卷首牒文說《廣韻》收字 26 194 個，單純按字頭計算，《廣韻》實際收字 19 648 個。<sup>①</sup>

《集韻》究竟收多少字？《集韻·韻例》注明《集韻》收字总数 53 525 個。但是，根據深圳大學文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開發的《集韻》電子檢索統計系統的單字統計，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集韻》實際收字 53 869 個，比《集韻》作者的統計多出 344 個。這個統計結果是否準確，還有待於人工逐字統計核實。以字頭計，《集韻》實際收字 32 281 個。<sup>②</sup>《集韻》收字總數比《廣韻》增加了一倍有餘，其字頭數約為《廣韻》的 1.13 倍。但是《廣韻》的收字，《集韻》基本上都收了，可以說，《集韻》跟《廣韻》收字上有完全的傳承關係。

從字音來看，《廣韻》有 3 875 個小韻音節、3 873 個反切，《集韻》有 4 474 個小韻音節和反切，《廣韻》的小韻音節，《集韻》絕大多數都收入了。《集韻》還比《廣韻》增加了 599 個小韻音節、601 個反切，《集韻》增加的小韻音節和反切數超過《廣韻》小韻反切總數的 15%。不僅如此，《集韻》還刪改、合併、轉移和重出了《廣韻》的一部分小韻音節。

雖然《廣韻》和《集韻》在字音上有不小的差異，但是，《集韻》有可能完全沿襲《廣韻》的音韻辨類系統，在遵循同一個《廣韻》語音標準下折合、增加、刪改、合併、重出和轉移來自《廣韻》和《廣韻》以外的小韻音節，也就是說，《集韻》作者可能在《廣韻》音系框架下採用單一的《廣韻》語音標準收入、增加、刪改、合併、重出和轉移小韻音節。一些前輩學者正是這樣看問題的，邵榮芬先生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在《〈集韻〉音系簡論》<sup>③</sup>裏說：“《集韻》跟《廣韻》一樣，都是《切

① 見張樹錚：《〈廣韻〉收字數到底有多少》，《辭書研究》1996 年第 5 期。

② 見趙繼：《〈集韻〉究竟收多少字》，《辭書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③ 筆者謹按，邵先生的這篇大作首次正式發表於 1997 年，收入其所著《邵榮芬音韻學論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下引此版），2011 年商務印書館將此文重印成單行本再版。筆者 1991 至 1994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跟楊耐思先生研習《集韻》時，聽說邵先生有《集韻》音系的專論，當時邵先生並未發表此文，故惜未見，筆者讀到邵先生的贈書《邵榮芬音韻學論集》所收的此文時，已是 1997 年年末。但是，1993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國語言學會為慶祝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共同主辦的學術討論會上，邵先生宣讀了專題論文《〈集韻〉的開合與洪細》，會後邵先生特意贈筆者油印本一冊，文中已經表述了跟《〈集韻〉音系簡論》相關章節相同的見解，筆者拜讀後深受啟發。《〈集韻〉的開合與洪細》後來刊登在商務印書館 1995 年出版的《慶祝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師恩難忘，謹記於此，感謝邵先生對我的教誨和指導。

韻》一系的韻書。不過《廣韻》對《切韻》語音系統的遵循，可以說是亦步亦趨，基本上沒有什麼更張，而《集韻》對《廣韻》的語音系統則略有改作。因此要想探究《切韻》語音的原貌，根據《切韻》自然不如根據《廣韻》。……不過《集韻》的語音系統既然與《廣韻》有所不同，而研究《切韻》和《廣韻》又不能不拿《集韻》作參考，因此對《集韻》的語音系統作全面的研究，把它徹底弄清楚，還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sup>①</sup>又說：“使《集韻》韻系跟《廣韻》韻系產生一定距離的這些特點，既有具體反切的，也有音質的。……它們不僅對研究《切韻》音系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對了解宋初的語音演變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sup>②</sup>敏銳地觀察到《集韻》跟《切韻》的距離，明確地指出和全面分析了《集韻》對《廣韻》的語音系統略有改作的事實，是邵先生對於《集韻》研究的重大貢獻，值得大書特書。但是，邵先生是在《集韻》是《切韻》系韻書的這個大前提下立論解決問題的，堅持用《切韻》（或《廣韻》）的單一語音標準來衡量和分析《集韻》對《廣韻》聲母、韻母更張改作的事實，他在揭示了“作為《切韻》系韻書的最後一個修訂本”的《集韻》在聲母、韻母方面與《廣韻》的“相異之處”所表現出的音韻特色後，指出：“《集韻》之所以被認為基本上是《切韻》系韻書，就是它的這種保守性所決定的。”<sup>③</sup>

《集韻》固然是一部保守性很强的韻書，因為《廣韻》音系是六世紀以來文人尊崇和沿用標準音，《集韻》編者為了加強《集韻》在科舉中的權威性，必然要注重對《廣韻》音系的繼承，繼承就意味著存古和保守，《集韻》沿襲了《廣韻》的音韻辨類系統，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因此，研究《集韻》，必須以《廣韻》音系為參照框架，脫離《廣韻》，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不科學。但是我們不能只強調《集韻》的保守性，還應該重視其創新性。《廣韻》成書僅僅過了短短的二十年，到了景祐元年（1034），北宋朝廷就下詔另外組織一班人馬修纂《集韻》，定有其必然的因。<sup>④</sup>除了科舉的需要、學術背景的制約、文風的轉變、《廣韻》編纂旨趣的不合時宜以及內容的缺陷等不容忽視的因素外，北宋時期的實用語音發生了很大變化，切韻學<sup>⑤</sup>比前代有了更大的發展，文人的審音水平明顯提高，《廣韻》已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等，更是《集韻》成書的內在因。《集韻》為了適應實際語音的變化，在維繫《廣韻》音系、廣泛收錄前代舊音、側重於存古同時，還有所變化和創新，適當調整了音系結構，吸收了一批時音，體現了自身的特點。

① 邵榮芬：《〈集韻〉音系簡論》，《邵榮芬音韻學論集》，第345—346頁。

② 邵榮芬：《〈集韻〉音系簡論》，《邵榮芬音韻學論集》，第431頁。

③ 邵榮芬：《〈集韻〉音系簡論》，《邵榮芬音韻學論集》，第394頁。

④ 參看魯國堯：《從宋代學術史考察〈廣韻〉〈集韻〉時距之近的問題》，《語言研究》1996年增刊。〔日〕平田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4—54頁。

⑤ 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發現，“等韻”二字連用，不見於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見。宋代等韻學應該切韻學，等韻圖應該稱切韻圖。因此，學界通常所說的“等韻學”，此處稱作“切韻學”。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收入其所著《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4頁。

因此,《集韻》音系的研究,在參照《廣韻》音系的同時,應該以《集韻》為主體,而不能把《集韻》看作《切韻》(或《廣韻》)的影子或陪襯。在強調《集韻》跟《廣韻》的共同點的同時,也應該重視《集韻》自身的特點。《集韻》不僅具有《切韻》(或《廣韻》)研究的參考價值,更具有《切韻》(或《廣韻》)所不能替代的自身的音韻學史價值和音韻史價值。通過《集韻》跟《廣韻》多方位的比較,揭示和了解《集韻》的特點,認識和探索《集韻》的性質,應該構成《集韻》研究的主要內容。

研究《集韻》,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確立一套科學的研究方法,至關重要。1989年秋天至1991年夏天,在唐作藩先生的指導下,我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集韻〉異讀研究》,把《集韻》的異讀字作為《集韻》研究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初步認識了《集韻》音系的複雜性。<sup>①</sup>1994年秋天至1997年夏天,在何九盈先生的指導下,我在寫作博士學位論文《〈集韻〉研究》時,摸索出一套《集韻》研究方法論,即內證法和外證法相結合、語言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相結合的兩條研究方法,確定了後來的探索方向。<sup>②</sup>今再作歸納和補充,簡述如下。

### (一) 內證法和外證法相結合

所謂內證法,就是以《集韻》作為研究的主體,以揭示《集韻》本身的特點作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從《集韻》內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所謂外證法,指以《集韻》以外的韻書、字書和音義書為參照,通過比較,揭示《集韻》的特點。

這裏所說的韻書,指傳世的《切韻》殘卷及其各種唐五代增訂本、《廣韻》、《禮部韻略》(真福寺本《禮部韻略》和《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等韻書,以《廣韻》為代表;字書指大徐本、小徐本《說文解字》、顧野王的《玉篇》殘卷、《龍龕手鏡》、《大廣益會玉篇》、《類篇》等,以《類篇》為代表;音義書指《經典釋文》、玄應、慧琳和希麟《一切經音義》、《群經音辨》等,以《經典釋文》為代表。

具體說來,首先,在考察音系問題時,以《廣韻》音系為參照框架。在我們看來,《集韻》的特點因《廣韻》而顯,脫離《廣韻》去研究《集韻》,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不科學。我們不僅要看《集韻》因襲或改造了《廣韻》哪些內容,更要揭示《集韻》在《廣韻》基礎上增添、合併和創新了哪些內容。

其次,我們的研究以《集韻》的異讀字為主綫。

《集韻》到底有多少異讀字?以字頭為單位依照拙文《〈集韻〉異讀研究》的人工統計,錢氏

① 參見拙文《〈集韻〉異讀研究》,收入黃正德主編:《中國語言學論叢》第二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又收入拙著《中古音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參見拙文《〈集韻〉研究概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又收入拙著《中古音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述古堂影宋鈔本(簡稱錢本)《集韻》異讀字字頭有 11 910 個,占《集韻》字頭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即《集韻》每三個字頭中就有一個是異讀字字頭。從這點來說,《集韻》就像一部異讀字典。<sup>①</sup>32 281 減去 11 910,得 20 371,這就是錢本《集韻》非異讀字的字數。如果我們認定圳大學文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集韻》電子檢索統計系統的統計結果是準確無誤的,那麼,單字為單位,錢本《集韻》單字總數實際為 53 869 個。已知非異讀字有 20 371 個,53 869 減 20 371 得 33 498,這就是錢本《集韻》異讀字單字的總數。據此,錢本《集韻》的異讀數,應該異讀字單字總數減去異讀字字頭數,即 33 498 個減去 11 910 個,得出《集韻》有 21 588 異讀。

據余迺永先生統計,《廣韻》異讀字字頭有 4 595 個,有異讀 8 041 個,其中異讀字下所注切有 3 695 個,互見又切佔十分之七八,異讀字下不注又切的異讀有 4 346 個,也就是說,注又切的異讀還不及異讀總數的一半,而且還有十分之二三的又切是不互見的訛切。<sup>②</sup>這說明《廣韻》超過半數的異讀字之下的注解是不注明又切的。此外,不少異讀字下的又切沒有注,有漏注現象。我們認為,這種情況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咎為《廣韻》作者的疏漏和失誤。因為,定異讀字,既涉及審音問題,又有辨形問題,始終是韻書編纂的難點。

《集韻》異讀字字頭有 11 910 個,異讀字單字有 33 498 個,有 21 588 個異讀。《集韻》的讀字字頭數是《廣韻》的 2.59 倍,《集韻》的異讀數是《廣韻》的 2.68 倍。《集韻》字下不注又切自有其編纂目的。《集韻·韻例》說:“凡一字之左,舊注兼載他切,既不該盡,徒釀細文;況字有訓,不煩悉箸。”一方面,《集韻》作者批評了《廣韻》注又切不完備的缺點,另一方面,又看到注又切的困難,但不是積極地解決困難,而是採取了回避矛盾的態度,以為“字各有訓”,就可“不煩悉箸”又切,忽略了韻書的字音檢索功能。這種做法實在是重大的決策失誤。《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有很中肯的批評:“至謂兼載他切,徒釀細文,因併刪其字下之互注,則音義俱別與同音異之字難以遽明,殊為省所不當省。”<sup>③</sup>

《集韻》異讀字下不載又切,確實給查檢和研究異讀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好在《集韻》是孤立的韻書,跟北宋同時期的其他韻書、字書和音義書都有密切關係,《類篇》跟《集韻》的係尤其密切。寶元二年(1039),《集韻》告竣。緊接著,當年《類篇》就上馬編纂。仁宗命王洙、胡宿、范鎮、掌禹錫、張次立等人相繼修纂《類篇》,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方編訂成功,書成於司馬光之手,前後歷經近 28 年之久。<sup>④</sup>《類篇》編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解決檢索《

① 參見拙文《〈集韻〉異讀研究》。

② 參見余迺永:《〈新校互注校正宋本廣韻〉序》(增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小學類三《集韻》”,中華書局 1987 年影印本,上册第 359 頁。

④ 參考孔仲溫:《類篇研究》,臺灣學生書局 1987 年版。

韻》異讀字音的難題。《類篇》以字形爲綱編排《集韻》韻字的形、音、義，在內容上跟《集韻》有很大的共性，但又對《集韻》的少數又音刪、改、併，在釋義、音義結合關係和異體字的處理上跟《集韻》多有不同，體現了編者的意圖，是一部與《集韻》相副施行的、有相對獨立性的字書。但是，畢竟兩書的共同點遠遠大於不同點，共性是《集韻》與《類篇》關係的主流。<sup>①</sup>魯國堯先生把《集韻》《禮部韻略》和《類篇》定位爲宋朝第二代“三位一體”的“篇韻”，有理有據。<sup>②</sup>所謂“三位一體”，即指這三部書在來源和內容上有同一性。《類篇》的重音字跟《集韻》的異讀字有密切的血緣關係，尤其是對於《集韻》的絕大多數異讀而言，《類篇》的重音確實客觀地反映了《集韻》異讀的真實面貌。

利用《集韻》的單字索引，再參證《類篇》的重音字，並考察《集韻》跟北宋時期的韻書《廣韻》《禮部韻略》，字書《大廣益會玉篇》以及音義書《群經音辨》等的關係，就可確定《集韻》的異讀字。

再次，深入研究《集韻》的異讀，利用現存文獻，盡可能找到所有異讀的來源，解決《集韻》異讀的層次性問題，劃分出《集韻》的異讀層次，包括文獻層次和音韻層次。

最後，解決音系問題，如《集韻》韻圖、聲母韻母的分類、介音的構擬、重紐問題、轉移小韻問題、新增小韻的性質等，最終解決《集韻》音系的性質問題。

## （二）語言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相結合

揭示《集韻》韻書結構的特點，探索《集韻》異讀的來源，涉及很多文獻資料。在各方面語言學知識的指導下，運用文獻學方法，發揮計算機檢索手段的作用，辨別材料的真偽和訛脫，在掌握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合理地分析和處理材料，是研究《集韻》的又一個指導思想。《集韻》的錯誤有兩類：一類是《集韻》自身的錯誤，《集韻》成於衆人之手，有不少疏失訛衍漏誤之處；另一類是《集韻》在刊印流佈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版本錯誤。理想的《集韻》校理工作，不僅表現在施展扎實的文獻學功夫掃除各種版本中的訛脫衍倒之“落葉”，而且反映在運用純熟的語言學方法解析《集韻》本身的各種疑難“病症”上。

具體說來，《集韻》不注又切，難於檢索，使用不便，給整理古籍、編纂辭典和閱讀古書帶來了很大困難。《集韻》的異讀字，絕非簡單地依賴計算機檢索手段就能夠確定下來。因此，極有必要校理一部《互注〈集韻〉校本》，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集韻》校本，即利用現存的四種《集韻》刻本（有三部是宋刻本），比勘參校其他校本，並根據《集韻》所引的現存諸書的音義，訂正訛誤，填補闕漏，寫出校勘記；二是互注《集韻》的又切，即參證唐、遼、宋、金韻書、字書和音義書確定異讀字，把書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讀音的字，在《集韻》校本的天頭地腳逐一注出又切來，力

① 參見拙文《論〈集韻〉異讀字與〈類篇〉重音字的差異》，《語言學論叢》第32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② 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論》，收入其所著《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345頁。

圖為學界提供一部校勘精善、方便實用的《集韻》校本工具書。在校理《集韻》的過程中，利用計算機檢索技術，把計算機檢索手段和人工識別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必須重視人工識別在確異讀字方面的決定作用。

有清一代，直至民國初年，伴隨著《集韻》的刊行和流佈，出現了一批高水平的《集韻》校本校勘、考證《集韻》的方法，正如黃侃先生所說：“校《集韻》已有二術：一曰校《集韻》諸本，二曰《集韻》所引諸書。”<sup>①</sup>前一種方法，即參校比勘《集韻》的各種版本，訂正訛誤，填補闕漏。後一種方法，即根據《集韻》所引的現存諸書的音義，校勘、考證《集韻》引用的音義的疏漏訛誤。校勘、考證的成果主要以校本、序跋等形式體現出來。影響最大的《集韻》校本，當推清方成珪《集韻考正》十卷。方校本以曹刻本《集韻》為底本，參校宋槧本《集韻》（按：實即毛氏汲古閣宋鈔本），並且吸收段玉裁、嚴傑、汪遠孫和陳慶鏞的校勘成果，又以《經典釋文》《說文》《方言》《廣雅》《玉篇》《廣韻》《類篇》和《古今韻會舉要》等書證其異同，訂其訛誤，補其疏漏。《玉篇》《廣韻》有而《集韻》未收之字“均不載”，“仍其舊不敢擅補”。此書集乾、嘉、道學者研究《集韻》之大成，它的貢獻已超出刊補《集韻》版本訛奪的範圍，孫詒讓高度評價方書說：“（此書）蓋非刊補曹本之訛奪，實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sup>②</sup>方氏以後至今的《集韻》校勘考證工作，實際上大多是方書的補苴和總結。如孫詒讓就曾續輯方書，作《集韻》校本。成書於 1937 年、陳準的《集韻考正校記》，即用《集韻考正》原稿本對校已經出版的刻本，並對方氏校語修補補充，是研讀《集韻考正》必不可少的參考書。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集韻》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國大陸地區、臺灣省、日本等地的一批學者將《集韻》研究推向新高潮。一方面，以《集韻》音系研究為中心，發表了一系列新成果，取得了重大進展；另一方面，在清代、民國初年《集韻》校理成果的基礎上又有新創獲。2012 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趙振鐸先生的《集韻校本》，堪稱近四十多年來《集韻》整理研究的一項重大新成果。跟清儒相比，趙校本的突出貢獻集中表現在兩點：其一，網羅、吸納和綜合清代 26 位《集韻》名家的校理成果於該書之《校記》，嘉惠學人，功莫大焉。其二，雖然以顧氏重修本為底本，然而能夠參證並重視三種宋刻本在校勘結論方面的重要作用，增強了結論的可靠性。趙先生的《集韻校本》是我們校理《集韻》的樣本和最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

遵循以上兩條研究法，在考察《集韻》的異讀來源和分析《集韻》異讀的文獻層次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集韻》折合異讀的雙重語音標準。

《集韻》的異讀字數量龐大，來源廣泛複雜。對於《廣韻》以外的異讀，即《集韻·韻例》所

①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5 頁。

② 孫詒讓：《〈集韻考正〉跋》，附於《集韻考正》，《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 1937 年版，第 999 頁。

“先儒”、“名家”之音，《集韻》大致上採用在異讀字釋義中注明出處和不注出處兩種方式，折合歸入相應的小韻中予以輯錄。對於釋義中注明出處的不少異讀，我們可以順藤摸瓜，在現存的文獻中找到異讀的確切來源。如果我們堅持認為《集韻》音系就是《廣韻》音系，那麼《集韻》作者必然遵循單一的《廣韻》審音標準，應該按照《廣韻》音系的音類關係，把這些《廣韻》以外的異讀折合併安置到符合《廣韻》音韻關係的相應的小韻音節裏。

基於這個想法，筆者在處理《廣韻》以外的、釋義中注明出處的《集韻》異讀時，自己嘗試著做一位《集韻》作者，把這些異讀折合安置到符合《廣韻》音類關係的相應的小韻音節裏，再跟《集韻》歸字一一驗證。結果發現，多數有確切來源的異讀，《集韻》能夠按照《廣韻》音系的音類關係進行折合，安置到符合《廣韻》音韻關係的相應的小韻音節裏，我對異讀的歸置結果跟《集韻》作者一致。

例 1. 菟字有三切：〈1〉武遠切，“闕，人名。《莊子》：‘有蔣閭菟。’通作菟。”〈2〉美辨切，“闕，人名。《莊子》：‘有蔣閭菟。’或作菟。”〈3〉文運切，“闕，人名。《莊子》：‘有蔣閭菟。’郭象讀。”

按，《廣韻》未收菟字。〈1〉〈2〉〈3〉音義來自《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中·天地第十二》：“菟，字亦作菟，音免，又音晚，郭音問。將閭菟，人姓名也。一云姓將閭，名菟。或云：姓蔣，名閭菟也。”陸德明音免，同〈2〉音；陸德明又音晚，同〈1〉音。郭象音問，同〈3〉音。《廣韻》雖然不收這三個音，但有三個相應的同音小韻：亡辨切免小韻，無遠切晚小韻和亡運切問小韻，《集韻》改良反切後，把《廣韻》未收的三個異讀分別折合到免、晚、問小韻裏。

但是，有相當一批異讀，我謹守《廣韻》音系的音類關係折合、歸字的結果，却跟《集韻》作者不同。其實，清朝學者校勘《集韻》時早已發現了這個問題，如：

例 2. 《集韻》準韻美隕切泚字注：“浴屍也。《周禮》：‘大泚。’杜子春讀。”

清代《集韻》研究大家汪遠孫（字小米）著有《集韻校本》，今不得見，清人方成珪《集韻考正》援引不少汪氏的校語，可窺知一二。《集韻考正》卷五泚字下說：“汪氏云：‘杜讀泚為泚，宜在泚字紐下。’”

今查《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上·春官·宗伯第三》：“鬯泚，亡婢反，杜音泚，亡忍反。李亡辨反。”

按，《經典釋文》所引“杜”即杜子春，杜子春泚音泚、亡忍反，如果按照《廣韻》音類關係折合，泚應該讀作軫韻重紐四等明母，應歸入《集韻》準韻重紐四等弭盡切泚小韻。可是，《集韻》作者却把泚折合到準韻重紐三等美隕切愍小韻。《經典釋文》所引“李”即李軌，李軌的泚讀亡辨反，按照《廣韻》音類關係折合，屬於獮韻重紐三等明母，應歸入《集韻》獮韻重三美辨切免小韻，《集韻》却把泚安置到獮韻重四彌兗切緬小韻。

王氏認為，杜子春讀泚為泚，應該歸入泚小韻，《集韻》作者不應該把讀“泚”音的泚字混置

到準韻美隕切愍小韻。但是，汪氏却没有覺察《集韻》折合李軌讀泐爲亡辨反的字音也有類似的混置問題，在獮韻沒有加校語，否則《集韻考正》泐字下必引汪氏校語。

清儒研究《集韻》，重點在於探求版本的異同和源流，考校文字的正訛，對《集韻》的音韻問題則較少關注，自然不能對《集韻》折合這類異讀時出現的問題來一個徹底的梳理，也就不能認識到《集韻》所折合的字音跟《廣韻》音系衝突的現象的本質。現代的一些學者，雖然能夠自覺地探索《集韻》音系問題，却因籠統地把《集韻》音系看作《廣韻》音系，而跟清儒一樣，往往把這類現象一概視爲《集韻》折合字音的偶然疏漏或者歸字錯誤。

《集韻》混置《廣韻》和《廣韻》以外有特定來源的異讀字，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促使筆者思考：這些混置的歸類現象，是由於韻書作者無意識的疏忽而造成的亂放、遺漏呢，還是有人刻意的、明確的意圖？

拙文《〈集韻〉刪併字音體例的重新認識》<sup>①</sup>論證了《集韻》刪併字音的體例。《集韻·韻例》第四條說：“凡通用韻中同音再出者，既爲冗長，止見一音。”這條併音體例也是《集韻》的一個併音體例，它指明刪併字音的兩個條件：(1)未併字音之間的音韻關係是字音所屬之韻通用的關係；(2)未併字音要“同音再出”。

所謂“同音”，不僅指《廣韻》音系的音類相同，而且指時音相同。根據《廣韻》音系的同音關係，《集韻》合併了《廣韻》的重出小韻和其他小韻收字，但也增加了一些重出小韻，《集韻》的小韻重出，多是爲了保留前代舊音的來源。根據時音，《集韻》歸併了跟時音同音而跟《廣韻》不同音的小韻和異讀。也就是說，《集韻》折合字音，採取了雙重語音標準作爲審音的標準。採用不同的語音標準折合字音，字音所體現的音韻關係就不同。按照《廣韻》語音標準折合字音，字音反映的是《廣韻》的音韻關係。依據時音標準折合字音，字音體現的是時音的音韻關係。《集韻·韻例》明確設立這樣一條刪併字音體例，說明《集韻》刪併字音不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行爲而是一個大膽的、自覺的嘗試。對於不同來源的字音，《集韻》既然可以按照時音標準刪併，在審音過程中也就可以混置。

## 二、《集韻》按照雙重語音標準折合異讀的具體表現

### (一)《集韻》按照《廣韻》音系標準折合異讀

《廣韻》的異讀是《集韻》異讀最直接的來源。《集韻》收錄《廣韻》的異讀，大多數改良所

<sup>①</sup> 發表於《語言研究》1996年增刊，收入拙著《中古音論》。

小韻反切的反切用字而不改變其讀音，同時也刪併、混置、改變了少數的《廣韻》字音。

以重紐字音為例。《廣韻》重紐小韻收字 2 007 個，《集韻》重紐小韻收字 4 664 個。把《集韻》重紐字逐個跟《廣韻》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廣韻》重紐字除了少數幾個《集韻》失收外，絕大部分被《集韻》依照《廣韻》的小韻格局分別部居、按部就班地予以收錄，從而維持了《廣韻》重紐字音的原來面貌，少數小韻歸字發生了混併現象，有兩種情況：一是《集韻》對《廣韻》重紐小韻作了歸併，具體表現在把《廣韻》重三、重四小韻合併成一個重紐小韻，有四個反切，把《廣韻》的普三、重三小韻歸併為一個小韻，有三個反切；二是《集韻》混併了 18 個重紐字音，具體表現在：(1)把仙獮綫薛四韻的重紐四等字混併到純四等韻先銑霰屑相應的聲母相同的小韻裏，有 14 字；(2)把薛韻重四字混入薛韻相應的聲母相同的重三小韻裏，有 2 字；(3)把迴韻純四等字混併到靜韻相應的聲母相同的重紐四等小韻裏，有 2 字。詳參拙文《〈集韻〉重紐的特点》。<sup>①</sup>

《集韻》採集《廣韻》以外的、來自其他韻書、字書和音義書的異讀，大多數按照《廣韻》音系的讀音標準加以折合，根據異讀讀音跟《廣韻》音節結構的關係，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集韻》所收《廣韻》以外的異讀的音切(包括反切和直音)可以折合到《廣韻》相應的同音小韻裏。例證很多，不用舉例。

第二類，《集韻》所收異讀在《廣韻》不存在相應的同音小韻，但《廣韻》的聲韻調配合表存在音節空檔，理論上可以容納這個異讀音節。《集韻》爲了增收異讀，按照《廣韻》音韻關係相應地增加小韻音節。<sup>②</sup>

例 3. 芑字有兩切：〈1〉口己切；<sup>③</sup>〈2〉巨己切，“白苗也。《詩》：‘維糜維芑。’徐邈讀。”

按，《廣韻》墟裏切，音同〈1〉。《經典釋文》芑字五見，其中《毛詩音義下·生民之什第二十四·生民》：“芑，音起，白苗也。徐又巨己反，郭云：白梁粟也。”徐邈巨己反爲〈2〉音所本。《廣韻》止韻沒有群母字，但相承的之韻和志韻有群母字，說明止韻原則上可以有群母字，《集韻》增收徐邈的巨己反，增加了止韻群母小韻，填補了《廣韻》止韻的音節空檔。

第三類，《集韻》所收異讀在《廣韻》不存在相應的同音小韻，並且《廣韻》的音節框架裏沒有可以容納這個異讀音節的空檔。《集韻》爲了增收異讀，把這個異讀折合到反切下字所屬的《廣韻》的韻裏，增加了小韻音節，擴充了音節結構。

例 4. 媿字有七切：〈1〉章移切；〈2〉常支切；〈3〉田黎切；〈4〉上紙切；〈5〉待禮切；〈6〉得懈切，“《方言》：‘芑，欺謾也。’”〈7〉陟嫁切。

筆者按，《廣韻》杜奚切又承紙切又徒禮切，分別與〈3〉〈4〉〈5〉同音。《方言》卷十：“芑

① 發表於《中國語文》2001 年第 3 期，收入拙著《中古音論》。

② 參見拙文《論〈集韻〉折合字音的雙重語音標準》，《語言研究》1998 年增刊，收入拙著《中古音論》。

③ 爲了節省篇幅，除非有必要，異讀字反切下不錄釋義。下同。

媿，……皆欺謾之語也。”郭璞在“茈媿”下注：“恪校、得懈二反。”《集韻》把茈字恪校反折合到韻口教切敲小韻裏。《廣韻》二等韻佳、蟹、卦韻有知組字，但没有端組字。媿讀得懈反是類切，應該折合到《廣韻》音和切竹賣切膽小韻裏（《集韻》把竹賣切改良為陟卦切），但《集韻》為保存郭璞舊音得懈反的來源，按得懈反的反切下字懈字所屬韻將此切折合到卦韻裏，使卦韻加了一個端母小韻音節。

以上說明，《集韻》增收《廣韻》所未收的、不同來源的大多數異讀，不管《廣韻》的音節結是否存在容納這些異讀的小韻音節和音節空檔，總是按照異讀所體現的《廣韻》音韻關係進折合，審音依據的是《廣韻》音系的語音標準。

## （二）《集韻》按照時音標準折合異讀

《集韻》有意識地採用了時音標準折合某些有特定來源的異讀，根據所折合異讀的來源同，分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集韻》根據時音，改變了來自《廣韻》的某些異讀的讀音。

例 5. 啜字有七切：〈1〉充芮切；〈2〉殊衛切；〈3〉稱芮切，“嘗也。”〈4〉俞芮切；〈5〉姝悅切；〈6〉株劣切；〈7〉丑芮切。

按，《廣韻》有五切：陟衛切又嘗芮切又昌悅切又陟劣切又殊雪切。陟衛切音同〈2〉，昌悅音同〈5〉，陟劣切音同〈6〉。《集韻》漏收殊雪切。《廣韻》嘗芮切啜字義為“嘗也”，同〈3〉義。據周祖謨的研究，<sup>①</sup>北宋汴洛音濁聲母清化以聲調為條件，禪母平聲讀送氣清音，音值同昌母。《集韻》依據時音改嘗芮切為稱芮切，改讀後的稱芮切跟原昌母小韻反切充芮切同音重出。啜字雖有七切，但實際只有六個異讀。

第二種情況，《集韻》依據時音折合《廣韻》以外的某些有特定來源的經典異讀，按照原經典異讀的音韻地位跟《廣韻》音節結構的關係，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原經典異讀的音韻地位在《廣韻》中有相應的同音小韻，《集韻》不是按部就班地經典異讀折合到相應的同音小韻裏，而是根據時音特點，把經典異讀折合到跟時音同音而《廣韻》不同音的另一個小韻裏。

例 6. 鮐字有三切：〈1〉盈之切，“魚名，《爾雅》：鮐背壽也。”〈2〉湯來切，“魚名。”〈3〉堂來切“《說文》：海魚也。”

按，《切三》《王三》湯來反，為〈2〉音所本，《廣韻》土來切，同〈2〉音。大徐音徒哀切，音同來切，為〈3〉音所據。《經典釋文》鮐字四見，其中《爾雅音義上中·釋詁第一》：“鮐，天才反，音夷。”鮐讀夷字音，屬脂韻喻四，按照《廣韻》音系的語音標準，應折合到脂韻以脂切媿小韻裏

<sup>①</sup> 周祖謨：《宋汴洛語音考》，《問學集》下冊，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641 頁。

根據周祖謨的研究，<sup>①</sup>北宋汴洛音支脂之三韻韻母合流。《集韻》依據時音把夷字音折合到之韻盈之切飴小韻裏。

例 7. 箝字有九切：〈1〉測角切，（搨的別體，）“‘刺取鰲蜃也。’或作箝。”〈2〉仕角切，（搨的別體，）“‘刺也。’或作箝。”〈3〉敕角切，“‘以杈刺泥中搏取龜鰲之屬。’鄭衆說。”〈4〉測窄切，“杈刺取魚鰲也。”〈5〉實窄切，“《說文》：‘刺也。’”〈6〉測革切，“刺取也。《國語》：‘猎魚鰲。’或作搨。”〈7〉倉格切，“刺取魚鰲也。”〈8〉七跡切，“刺取龜魚也。《周禮》：‘凡邦之箝事。’沈重讀。”〈9〉秦昔切，“刺取魚鰲也。”

按：《廣韻》測戟切又秦昔切又士角切，音義分別跟〈4〉〈9〉〈2〉相同。《經典釋文》箝字一見，《周禮音義上·天官冢宰第一·鰲人》：“箝，戚敕角反，劉倉伯反，徐倉格反，沈槍昔反。案《莊子》云：‘冬則搨鰲於江。’搨音叉角反，義與此同，今從彼讀。”戚袞敕角反爲〈3〉音所本，徐邈倉格反爲〈7〉音所本。沈重槍昔反音同七跡切，爲〈8〉音所據。陸德明認爲箝字與搨字音義相同，可以通用，《集韻》據陸說把箝字處理成搨字的別體，把叉角反折合爲測角切。根據周祖謨的研究，<sup>②</sup>北宋汴洛音陌、麥兩韻二等韻母合流。《集韻》據時音把劉昌宗倉伯反跟徐邈倉格反合併，歸入倉格切箝小韻。大徐音箝字士革切，是〈5〉音的來源，士革切屬崇母麥韻二等，按《廣韻》語音標準，應當折合到麥韻士革切躡小韻裏，《集韻》根據時音崇、船母不分及陌、麥二等韻母合流的特點，把士革切折合到陌韻船母實窄切齧小韻裏。

第二類，原經典異讀的音韻地位在《廣韻》中沒有相應的同音小韻可以容納。爲了貫徹集粹衆家異讀的原則，《集韻》在集錄這類異讀時，有兩種選擇：要麼以《廣韻》音系的讀音作爲折合字音的標準，在《廣韻》音節結構的基礎上增加小韻音節，擴充音節結構，以容納這類異讀；要麼按照時音標準，把經典異讀折合到跟《廣韻》不同音但跟時音同音的《廣韻》已有的小韻裏，以避免增加小韻反切，節約音節數目。《集韻》作者在折合經典異讀的實踐中，雖然側重於前一種選擇，但並不放棄後一種選擇，根據時音標準適量地採集了來源複雜的經典異讀，從而避免音節結構過於龐大。

例 8. 噍字有六切：〈1〉茲消切，“啁噍，鳥聲。”〈2〉慈焦切，“聲急也。《禮》：‘其聲噍以殺。’徐邈讀。”〈3〉將由切，“燕雀聲。《禮》：‘啁噍之頃。’”〈4〉子肖切，“齧也。或作嚼。”〈5〉才笑切，“《說文》：‘齧也。’”〈6〉疾雀切，“噬也。”

按，《廣韻》即消切又子由切又才笑切，分別跟〈1〉〈3〉〈5〉同音。大徐音才肖切又才爵切，音同〈5〉〈6〉兩音，爲《集韻》所本。《經典釋文》噍字四見，其中《禮記音義之四·三年問第三十八》：“有啁噍，子流反，啁噍聲。”陸德明子流反音同將由切，爲〈3〉音所據。《禮記音義之二·少

① 周祖謨：《宋汴洛語音考》，第 644 頁。

② 周祖謨：《宋汴洛語音考》，第 652 頁。



儀第十七》：“噍，字又作嚼，子笑反，又在笑反。”陸德明子笑反音同子肖切，爲〈4〉音所據。《禮記音義之三·樂記第十九》：“噍以殺，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蹶也，謂急也。”〈2〉音來自徐邈的在堯反。在堯反的上字屬從母，下字屬蕭韻。《廣韻》蕭韻無從母字。根據周祖謨的研究，<sup>①</sup>北宋汴洛音蕭宵韻母混同。爲了避免在蕭韻上增加從母小韻，《集韻》依據時音把在堯反折合到宵韻慈焦切樵小韻裏。

例 9. 舛字有五切：〈1〉食律切，“《博雅》：‘穿也。’”〈2〉休必切；〈3〉其律切；〈4〉允律切，“《詩文》：‘以錐有所穿也。’”〈5〉古穴切。

按，《廣韻》只有餘律切一讀，大徐音同，爲〈4〉音所本。曹憲《博雅音》允律（反）又市出（反），允律反同〈4〉音，市出反的切上字屬禪母，切下字屬術韻，《廣韻》術韻沒有禪母字，只有舛母小韻。《集韻》依照時音船、禪兩母不分的特點，把市出反折合到食律切術小韻，避免了在術韻上增加禪母小韻。

### 三、關於《集韻》雙重語音標準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發現《集韻》折合字音的雙重語音標準，就是揭示了《集韻》的審音標準，能够把《集韻》異讀研究引向深入，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大而言之，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由於《集韻》按時音標準折合、刪、改、併了不同來源的異讀，《集韻》中有特定來源的異讀，並不能全部按照《廣韻》的音韻關係進行還原，這就爲異讀層次分析和古音輯佚帶來了困難爲此，必須對不同來源的異讀仔細檢核甄別，力圖使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詳見前文所述。

二、《集韻》折合字音所依據的時音標準跟《廣韻》音系標準是矛盾的。這個矛盾造成了異讀層次的複雜性，同一個《集韻》小韻中，根據時音標準折合的異讀跟按照《廣韻》音系標準折合的異讀，其層次並不相同，需要仔細辨別。

例 10. 勁韻韻末有《廣韻》未收、《集韻》新增的嬰小韻，於正切。嬰小韻下有“郢”、“嬰”兩個字的釋義注明了出處：“郢，楚地名。《春秋傳》：‘吳其入郢。’劉昌宗讀。”“嬰，嬰，《博雅》：‘舛也。’或從瓦。”

按，郢、嬰都是有兩讀的異讀字。首先搞清楚《集韻》郢字於正切的來源。承蒙何九盈先生提示，《集韻》郢字於正切由《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上·宗伯下》中劉昌宗餘政反折合而來，非常正確。查《經典釋文》郢字十五見，“入郢”五見，郢讀去聲的反切十見，有四個反切，分別是以郢

<sup>①</sup> 周祖謨：《宋汴洛語音考》，第 647 頁。

反(六見)、餘政反(二見)、羊政反(一見)、以正反(一見),都讀喻四勁韻開口三等。《集韻》於正切郢字下注:“郢,楚地名。《春秋傳》:‘吳其入郢。’劉昌宗讀。”《經典釋文》郢字讀去聲的、有主名的反切只見於一處:《周禮音義上·宗伯下》劉餘政反。《周禮注疏》卷二十五:“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音義》:“郢,以井反,劉餘政反。”《集韻》於正切郢字下注《春秋傳》,其實指的是“吳其入郢”這件事情出現在《春秋左氏傳》裏,而不是指郢字的音來自《春秋左氏音義》。因為《經典釋文·春秋左氏音義》裏,“入郢”出現了三次,反切前都沒有注出主名劉昌宗,而且原文都不是“吳其入郢”。只有《周禮音義上·宗伯下》郢字注“劉餘政反”,查所注原文,正是“吳其入郢乎?”

再來分析郢、罍的異讀層次。劉昌宗餘政反的切上字“餘”屬喻母,切下字“政”屬勁韻開口三等,《集韻》根據北宋時音影、以兩母不分的特點,把劉昌宗的郢字餘政反一音折合到於政切纓小韻裏。《集韻》罍字於正切來自曹憲《博雅音》一正(反),一正反的切上字“一”屬影母,切下字“正”屬勁韻開口三等,《集韻》根據《廣韻》語音標準,把曹憲的罍字一正反折合到於政切纓小韻裏。就異讀的文獻來源而言,東晉劉昌宗的郢字餘政反是魏晉音,隋朝曹憲的罍字一正反是隋唐音,是不同的讀音,《集韻》纓小韻郢字的來源要早於罍字的來源。但是,《集韻》依照不同的語音標準,都歸入同一個於政切小韻。因此,從異讀的語音層次來看,雖然《集韻》郢和罍都讀於政切,但它們的語音層次却大不相同,郢字於政切的來源雖早,但反映的却是時音層次;罍字於政切來源雖晚,代表的却是隋唐語音層次,不可不辨。

有的學者,由於沒有認識到《集韻》時音標準的存在,把《集韻》按照時音標準折合異讀的現象看作《集韻》歸字的錯誤,這跟清朝一些校理《集韻》的學者的做法如出一轍。

如針對《集韻》纓小韻下“郢”的歸字,范新幹先生說:“郢,劉昌宗餘政反。《集韻》注云:‘於政切,劉昌宗讀。’劉昌宗的切上字是余母字,《集韻》據以為音却歸入了影母。退一步講,劉音聲母系統裏,餘母也不存在跟影母混用的情況。以劉切和劉音為證,《集韻》誤余為影的錯誤,也就不言自明了。”<sup>①</sup>

今按,不能籠統地把《集韻》依照時音標準歸置的字音視為錯誤。《集韻》把劉昌宗的餘政反歸入於政切,是根據時音標準歸字,而不是依照《廣韻》語音標準歸字,《集韻》沒有錯誤。在北宋汴洛音裏,余母和影母相混,“餘”當然可以讀作“於”。請參考周祖謨先生的《宋代汴洛語音考》。

三、《集韻·韻例》說:“今所撰集,務從該廣,經史諸子及小學書更相參定。”又說:“凡經典字有數讀,先儒傳授,各欲名家,今並論著,以粹群說。”《集韻》集萃大量的先儒之音,所引典籍,今多已亡佚,許多先儒之音依賴《集韻》保存至今,因此,孫詒讓在《集韻考正跋》中說:“《集韻》

<sup>①</sup> 范新幹:《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湖北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頁。

雖修於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至備。……自李登《聲類》以來，音韻書之咳博，無有及之者……采輯家多據以鈎沈補逸，誠韻譜之總匯也。”

今按，《集韻》作者按照時音標準刪併異讀，使我們對《集韻》採集衆家異讀的輯音原則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集韻》的併音體例和併音現象提醒我們，《集韻》集萃衆家之音，對於不同來源的異讀，並非一味地只求“務從該廣”、“今並論著”，而是加以適當地刪、改、併。《集韻》並未包羅收盡宋以前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孫氏籠統地把《集韻》當作“韻譜之總匯”的看法是片面的，誇大了《集韻》輯錄先儒之音的容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的工作中，孫說至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

四、對於《集韻》雙重語音標準的認識，為《集韻》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打開了研究思路，不但可以合理地解決《集韻》複雜的異讀問題，而且可以有效地解釋和分析其他各種音韻現象，為這些音韻現象合理定性。

如：《廣韻》船、禪兩個聲母，在《集韻》中是分還是合，向來有不同的意見。《廣韻》船、禪兩個聲母的小韻，在《集韻》中出現的語音環境表現為三種情形：(1)大多數韻維持對立格局；(2)在語、麻、薛、寢四個韻裏合併為一個聲母小韻；(3)在紙、軫、震、證、屋、仙、藥、葉等八個韻裏，是聲母混淆的兩個小韻，事實上構成重出小韻。如果從《集韻》審音的雙重標準看，很容易解釋和解決問題。《集韻》在收錄和折合《廣韻》和《廣韻》以外的船、禪兩個聲母的字音時，採用了兩個審音標準：按照《廣韻》語音標準歸字，《集韻》維繫了大多數船、禪聲母字音的對立格局；依照時音標準，《集韻》折合和混併了少數船、禪聲母字音。《集韻》折合和混併船、禪兩類聲母字音都是在《廣韻》船、禪對立的聲母結構下進行的，並沒有改變船、禪對立的格局。因此，《集韻》的船、禪應該分立，是兩個不同的聲母，但是，應該說明兩類聲母混併的語音環境。

五、《集韻》的併音體例和按照時音標準大膽折合、刪併異讀的舉措，反映了《集韻》作者的革新精神，開創了《五音集韻》刪、併、改字音的先河，這一舉措在中國音韻學史和漢語語音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這種富有創新精神的舉措，改變了我們對於《集韻》音系性質的認識，使我們對於《集韻》音系的性質有了新的、更加客觀的評價，開闊了《集韻》研究的視野，豐富了《集韻》研究的內容。

我們認為，跟《廣韻》相比，《集韻》的審音標準已經發生了變化。既然《集韻》按照時音標準折合、刪、改、併那些來源不同的字音，其音系自然具有了跟《切韻》和《廣韻》相當不同的內容。其音系結構也作了一定的調整和變化，音系面貌及其性質也自然有所改觀。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集韻》不屬於《切韻》系韻書。北宋真宗、仁宗兩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裏，先後任用兩班人馬，詔修《廣韻》《集韻》兩部官方韻書，絕非偶然。魯國堯先生《〈盧宗邁切韻法〉述評》指出，宋代有《廣韻》系韻書和《集韻》系韻書兩派韻書，由此產生《廣韻》系韻圖和《集韻》系韻圖兩派韻

圖，開門見山，一針見血。<sup>①</sup>

#### 四、論《集韻》按時音標準審音的局限性

看待《集韻》審音的雙重語音標準，應該堅持兩點論。分析《集韻》異讀時，只看到單一的《廣韻》語音標準，固然不科學；但是，只看到時音標準在《集韻》審音中積極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它的局限性，同樣是不科學的。《集韻》音系的基本框架是《廣韻》音系，必然使《集韻》按時音折合、歸併異讀的舉措帶有局限性。就《集韻》折合、刪、改、併異讀而論，這種局限性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跟《廣韻》音系的語音標準相比，《集韻》的時音標準是輔助性標準，處於從屬地位，突出地表現為《集韻》按時音折合、歸併異讀的必然性較小；

二、《集韻》按照時音折合、歸併異讀的數量是有限的，大多數異讀是按照《廣韻》音系標準折合的，《廣韻》音系標準佔有絕對優勢，這說明儘管《集韻》按照時音標準折合、刪併異讀，卻沒有從根本上動搖《集韻》音系的基本框架——《廣韻》音系；

三、《集韻》根據時音標準折合、歸併異讀的範圍是有限的，一般局限在《集韻》有通用關係的二等重韻、三等韻（包括重紐韻）和四等韻之間，沒有波及所有時音相同的韻。

四、《集韻·韻例》雖然明確設立了刪併字音體例，但體例所約束的範圍很有限，可以說，這個體例並沒有得到認真、徹底的推行，因而是很不成功的。這也許是由於《集韻》的多數作者對這個體例的看法有異議，在折合異讀的實踐中傾向於採用《廣韻》語音標準，而忽略了時音標準。

《集韻》在《廣韻》音系的框架之下，按照時音標準審音，是戴著沉重的《廣韻》音系枷鎖舞蹈。<sup>②</sup>這種局限性，使《集韻》成為一部矛盾迭出的韻書。假使我們因為看到了《集韻》按時音標準審音的局限性而誇大《集韻》音系對《廣韻》音系的繼承，否認《集韻》音系的創新，把《集韻》跟《廣韻》一起歸屬到《切韻》系韻書的話，那是片面的、不科學的。《集韻》雙重審音標準是客觀存在的，由此造就了《集韻》音系中的多種複雜矛盾。發現矛盾，承認矛盾，分析矛盾，才能有所創獲，最終才能解決矛盾。

① 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

② 陳振寰先生曾這樣評價《集韻》反映時音的局限性：“是戴著舊韻書枷鎖的舞蹈，但畢竟透露了一點新的信息。”陳先生的比喻很形象，今借用之。陳說見莫友芝著，陳振寰評注：《韻學源流注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8輯/虞萬里主編.—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458-1546-7

I. ①經… II. ①虞… III. ①經學-研究-中國-叢  
刊 IV. ①Z12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44423 號

責任編輯 陳 雯

封面設計 鄺書徑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八輯)**

虞萬里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葉大印務發展公司印刷

開本 787×1 092 mm 1/16 印張 21.25 字數 422,000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46-7/Z.59

定價 95.00 圓